

七星文丛

降边嘉措

环 绕 喜 马 拉 雅 山 的 旅 行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I267
401

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



降边嘉措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一北京

ABY 97/0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/降边嘉措著. 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1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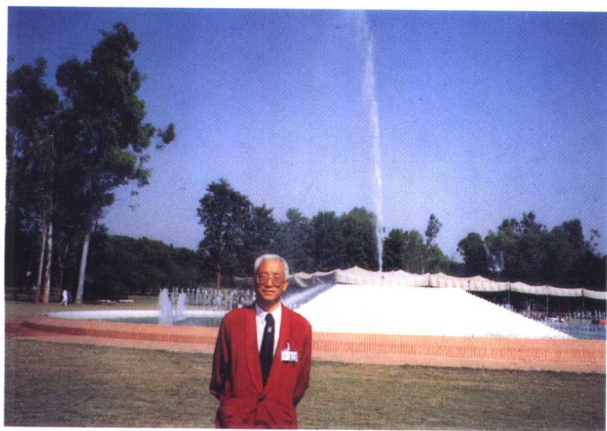
(七星文丛/孙立峰主编)

ISBN 7-106-01661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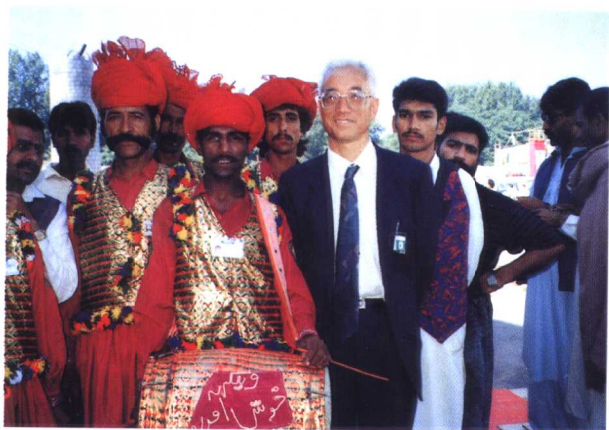
I. 环… II. 降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1356 号

- 书 名 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
作 者 降边嘉措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电话: 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E-mail: Jsja@public.netchina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
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/6 插页/3
字数/110 千字
印 数 1-3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7-106-01661-6/I·0282
定 价 12.00 元



在新德里圣雄甘地墓前。



与巴基斯坦的民间艺人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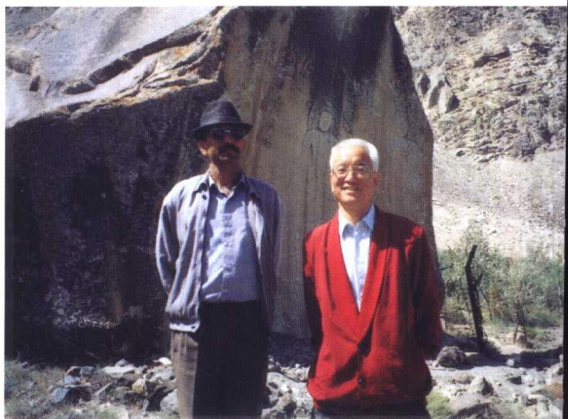


在传说中的格萨尔大王诞生地。当地的孩子们称自己是格萨尔的后代

与巴尔蒂地区的居民讨论藏语方言。



与巴基斯坦学者阿巴斯在一起，身后的岩石上刻有释迦牟尼佛像，据当地学者考证是吐蕃时代迁徙到巴尔蒂地区的藏族人雕刻的，距今有一千多年。



七星文丛·序

季羨林

渭渠来信,要我为《七星文丛》写一篇序。写序是平常的事,渭渠的要求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。然而,这个要求来得却不是时候。

我最近接连读了几篇文章,不约而同地对写序一事大张挞伐。请人写序的人有罪了,出版有序言的书的出版社有罪了,连写序的人本身也有罪了。我是一个写序颇多的人,读了以后,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但是,人家的话又不无道理。思忖之余,下定决心,改邪归正,回头是岸,从此再不写序。

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,渭渠的信来了。

怎么办?

“臣之进退,实为狼狈。”

经过仔细地推敲考虑,我觉得,报刊上攻击写序的文章其核心问题是“名人”二字。作者想请名人为

自己涂脂抹粉，出版者想以名人为幌子，利用“名人效应”为自己的出版物开拓市场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，这样的指摘却与《七星文丛》无论如何也挂不上钩。七位作者本身都已是名人，是学者而兼作家的名人。他们绝对用不着我这个“名人”为自己增光添彩，他们自己的光彩已经足够用了。他们是无所求于我的。

那么渭渠又为什么要我写一篇序呢？

诗云：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。中国历代的文人学士都有同声相求，同气相应的传统。几个能谈得来的素心人，结成了有组织形式或者没有任何组织的小团体，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，见面时聊上几句，在俗务缠身中得到一些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的快乐。有益于己，无害于人，亦人世中一乐也。

我确实不知道，渭渠等七星是否是像我上面说的那个样子；但是，文章能结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“文丛”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中国人常说“翰墨因缘”，至少他们七个人是结成了这种翰墨缘的。不但此也，他们七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都闪出了光芒，收在“文丛”中的文章，不过是他们专业以外的余兴。但是，我相信，这些余兴也同样闪出了光芒。七星共闪，光芒更大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然而读者有福了。

这七星中，至少有五星可以说是我的朋友。这一点渭渠或许是知道的。就算是星吧，我已经年将

届九旬,是一颗即将失掉光芒的老星。七少一老,我这一老没有能置身七星中;但是,七星的文章,不管是专业的,还是余兴的,我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一些,我对他们的人格和文格是知道的。现在渭渠让我同他结成翰墨因缘,对于我来说,这是莫大的幸福。言念及此,我在上面提到的关于写序的一些思想障碍一扫而空。我下定决心不想写的序,也决不是现在这样的序。于是我立即毁掉我刚刚立下的回头是岸的誓言,写了这一篇序。

至于《七星文丛》中的文章,原文具在,再要我来解释介绍,反会成为蛇足。我就此打住了。

1999.12.28

自序

《格萨尔》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，千百年来，它广泛流传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地区。

无论研究什么问题，总要弄清楚研究对象基本的情况，它的发展历史。

从广义来讲，山有历史，水有历史，湖海有历史，江河有历史。

人有历史，民族有历史，国家有历史，整个人类有历史。

语言有历史，文字有历史，文化有历史，宗教有历史。

一部书——一部真正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影响、有艺术生命力的书，也有它的历史。

藏族英雄史诗《格萨尔》就是这样一部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影响、有艺术生命力的书。它也有它自己的历史。

《格萨尔》在青藏高原、在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广泛流传。

喜马拉雅山的历史，是一部最壮丽的山河史。

自古以来，祖祖辈辈、世世代代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地区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发这片土地的各族人民的历史，也是一部内容丰富、具有传奇色彩、引人入胜、发人深省而又十分悲壮的历史。

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广泛传诵的《格萨尔》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的历史，它本身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篇章。

为了弄清《格萨尔》这部英雄史诗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流传情况，几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先后到印度、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进行了学术考察。这是一个需要进行长期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。我们正在进行，还将继续进行下去。

《格萨尔》在喜马拉雅山南部地区，即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不丹等国家和地区广泛流传，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产生过重要作用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在很长一个时间里，我们对这一地区的情况了解甚少，更没有条件进行实地考察，感到十分遗憾。一些老学者抱憾终生，已怆然离去。

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时光，感谢我院领导和有关部门，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好机会。这无论对推动学科建设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，加强各国人

民之间的友谊,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文化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,是不受时空限制的。一切真正有意义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,应该属于全体进步人类所共同享有。荷马史诗是这样,印度史诗是这样,《格萨尔》也应该是这样。

自改革开放以来,打破了闭关锁国、自我封闭的状况,有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:让中国走向世界,让世界了解中国。在学术文化领域,我也希望它同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都能够传播到全世界,让全世界人民能够充分欣赏和领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和魅力。

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,只是我在考察过程中的零星思考,它既不是学术论著,也不是纯粹的游记,可以说是介乎于二者之间。如果读者能够通过这本小册子,对《格萨尔》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、对流传这部史诗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地区、对创作这部伟大史诗的藏族人民有所了解,进而增进我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,我将感到十分欣慰。

降边嘉措

2000年4月1日

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	1
俯瞰喜马拉雅山·····	1
在加尔各答·····	7
“喜马拉雅山多民族文化圈”·····	18
印度的两大史诗·····	24
“诀本”——自称能够往返于 人间和阴间的云游僧人·····	39
灵魂不灭——古代印度的灵魂观念·····	53
活佛转世——灵魂不灭观念的物化形态·····	60
寻访说唱艺人·····	74
关于一只青蛙的传说·····	88
扎巴老人的头盖骨·····	99
翻越洪其拉甫山口·····	114
“繁星照耀的地方”·····	127

2 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

遥远的狮泉河·····	134
信仰伊斯兰教的藏族群众·····	156
“雍忠”的象征意义·····	161
格萨尔大王——喀喇昆仑山的守护神·····	166

*

编后记·····	175
----------	-----

俯瞰喜马拉雅山

1994年2月28日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难忘的记忆。那天上午九时,我从新德里机场乘飞机前往加尔各答进行学术访问。无论是坐马车、汽车、火车在陆地上奔跑,坐轮船在江河湖海游弋,还是坐飞机在空中航行,我都有一个习惯:喜欢观看沿途景色。著名歌唱家马玉涛唱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:祖国的大好河山雄伟壮丽、秀美如画,我们要把这美丽的景色看个够。

改革开放以后,我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考察和学术交流,这个习惯也继续保持下来了,想看看外面的世界,不是说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吗!感谢新德里机场的工作人员,应我的要求,给我安排了一个靠窗的座位。

凭窗远眺,一块块翠绿的草地、一丛丛艳丽的鲜花、一片片茂密的森林出现在我的眼前,我感到赏心悦目,心旷神怡。

我是根据中印文化交流协定,应印度社科理事会的邀请,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,到印度进行

学术访问的。过了春节和藏历年，我就起程，经香港到新德里。离开北京的时候，还是寒冬时节，天寒地冻，北风呼啸，尘土飞扬，一片萧瑟。无论在地面行走，还是在空中俯瞰，都很难看到一片绿色。

到新德里，一下飞机，热浪扑面，形成强烈反差。前来迎接我的尼赫鲁学院诺布教授告诉我：今天三十七度。我没有注意当天北京的气温，估计相差三十多度。

从机场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，一路之上，两旁绿树成荫，花香沁人，与北京的盛夏相似。绿的草地，绿的树木，鲜艳的花丛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片片绿色、一丛丛鲜花，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

如果说，我在新德里看到的是局部的景色，那么，此时此刻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，却是辽阔的印度平原，与我在华北平原看到的景色迥然不同。我想，印度平原秀丽的景色、温暖如春的气候，显然是得益于印度洋和煦的暖风；而华北平原乃至整个中国北方恶劣的干旱天气，则是因为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。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，让祖国的蓝天澄澈湛蓝，让祖国的大地郁郁葱葱，彻底改变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，看来还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。

波音飞机不断地升高，我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。突然，在我眼前出现一座洁白的雪山，由西向东延伸，十分壮观，刚好与飞机飞行的方向相一致。印度平原地势平坦开阔，平均海拔只有一百至二百米，最高的旁遮普地区也只有海拔三百米，怎么会神话般

地出现一座雄伟的雪山？我感到很惊讶，怀着不解的心情问我身边的一位印度旅客：“那是什么山？”那位印度旅客是位中年人，在后来的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位公司的职员。他用更加惊讶的目光看着我，反问一句：“您不知道？那是喜马拉雅山！”

与藏族人民一样，印度人民也把喜马拉雅山当作“神山”，那位印度朋友在谈到喜马拉雅山时，很自然地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。而我居然不认识世界上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，难怪他会感到惊讶。不只是惊讶，甚至带有责怪的神情。

他问我：“您是日本人？”“不是。”我摇摇头说。“高丽人？”“也不是。”我说：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
这时，印度朋友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。我看出了他的疑问：“中国人？中国人怎么会不认识喜马拉雅山？”我只好用生硬的英语向他解释：我刚刚翻越喜马拉雅山，从中国到贵国进行学术访问。在我印象中，新德里距离喜马拉雅山很远，今天它突然出现在眼前，而且那么近，那么低，我感到有些奇怪。那位朋友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他友好地解释说：“我们在飞机上，看起来很近，实际上距离还是很远的。”

我之所以没有认出喜马拉雅山，还有一个原因：在我的心目中，喜马拉雅山一直是十分雄伟、十分崇高、十分巍峨、十分遥远又十分神圣的地方。她高耸云天，特别是神女峰——珠穆朗玛长年笼罩在祥云之中，难露真容，更增加了一种神秘的色彩。我们只能怀着崇敬的心情仰视她，而且也只能看到她很小

很小的一个局部。

我对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我国登山健儿们，历来怀着深深的敬意。我曾有幸多次听贡布和潘多讲述他们征服世界最高峰的英雄事迹。贡布是新中国成立后攀登珠峰的第一批英雄，正是他，第一次把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半身胸像拿到珠穆朗玛之巅。潘多这位翻身农奴的女儿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从北坡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女性；继潘多之后，又有西饶，她们为我国各民族的姐妹们在世界上赢得了荣誉。

然而，今天出现在我眼前的喜马拉雅山，却像一道银色的屏风，屹立在印度平原的北部，显得洁净、柔和、秀丽、舒缓，丝毫也没有那种险峻、高寒的感觉。这是因为：我不是在仰视，而是在俯瞰。

由此，我悟出一个道理：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，环境不同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。

看山是这样，看人，看事，看人生万象大千世界，又何尝不是这样？西方有句谚语：伟人们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。而在我们中国，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，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、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统治，人们已习惯于长久地跪着——不只是跪着，而且是五体投地，匍匐在地；人们往往是自己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神，然后又心甘情愿地匍匐在他的脚下顶礼膜拜。我在新德里与印度学者讨论翻译问题时谈到“知识分子”一词应该怎样翻译，进而